

鑰匙

江 汗 著



內 容 說 明

劇本描寫一個工廠倉庫的管理員，不安心工作，因而造成事故，對於好高騖遠的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給予了有力的批判。

人 物

吳永成——六十二歲的老工人，人民代表，現在管材料庫。

魯主任——製鞋廠製革部的主任。三十來歲。

徐同寶——青年工人，十八歲。材料庫的管理員。

小秦子——製革部的青年女工，十八歲。

林彩鳳——女，十九歲。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人民代表。

地 點

某製鞋廠製革部的工人休息室。

時 間

下班前後。

這是一間由過道改建的休息室。左門通外，中門通廠內各車間。中間偏左有一方桌，周圍放置幾個凳子。靠牆的地方是放零用東西的櫃子，還有一個飲水用的白鐵桶。

桌子上有一架電話機。

徐同寶在掛電話。

徐同寶（向電話裏懇求地）喂，我說，小馬啊，我託你事幹嗎老是不在心……喂，面子事，你給問問今年考大學都要什麼條件……你看你，我是真想學習，人要

是撈不着念書，那就完啦！在廠子裏看這破材料倉庫，能有什麼出息……什麼？向組織上談？哎呀！我是不敢談呀！一談準是一頓批評，什麼個人主義、自私自利、不考慮整體，一大堆都來了，要帽子可有的是……噯，還沒談哩……什麼你也要批評我？你也不同情我？你呀！哎，我求求你，你看你，辦妥了我請你……咻！咻！（搖搖耳機，不響了，撥了一下也不響，把耳機使勁地掛上）真氣人！

外邊鈴響。

徐同寶（看了看錶）喲，下班了。（向中門走去。）

吳永成由左門上。看樣子他只有五十來歲，實際已經六十二了。他穿著一身乾乾淨淨的藍制服，胸前掛着“人民代表”的紅綢條兒，也許是忘了，還沒摘下來，顯得挺顯眼的。

吳永成 小徐子！上哪兒去？

徐同寶（來個大轉身）喲！吳大爺，您回來啦！（推開中門，向外喊）哎！你們看呀，誰回來啦！咱們的人民代表吳大爺開會回來啦！

吳永成 你扎呼什麼！還沒下班呢。

徐同寶 下班啦。真個的。人民代表回來了，咱不迎迎還行？

小秦子與魯主任上。

小秦子 吳大爺回來啦？（看見吳永成）呀！真個回來啦！

（跑過去握手。）

吳永成（握手，高興地）回來啦！（用雙手和魯主任握手）魯主任！

魯主任 回來啦，吳師傅！怎麼樣，會開完了？

吳永成 （身子向後一仰）整整開了三天。這次開會可開了眼界了。

徐同寶 （擠到吳永成面前，用手摸着那紅綢條）嚇！人民代表！

你們看，（向衆）啊？吳大爺這麼一刀尺，（又抱胳膊轉端量着）啊，這紅條條一戴，像那麼點意思吧？

吳永成 像什麼意思？（把紅綢條塞進小口袋裏。）

徐同寶 （向大伙）啊？像到區政府結婚登記那麼點意思唄！

衆笑。

小秦子 你那個嘴就吐不出正經話！

魯主任 （由櫃子裏拿出衣裳，穿上）怎麼樣？咱們的提案都談了嗎？

吳永成 那還能不談！咱製革部的、製鞋廠的，都談了。

徐同寶 吳大爺，開會吃什麼好的了？

小秦子 你光知道吃！

徐同寶 怎麼啦？開會就不吃飯了！

小秦子 吳大爺不像你那號人！

魯主任 別吵啦，吳大爺剛回來就吵！吳師傅也該休息休息啦，開三天會也够累的了。

吳永成 不累不累，給人民辦事累點也是應該的！一會兒還得見見廠長，把開會的事兒彙報彙報。

魯主任 吳大爺，有沒有給咱們提意見的？

吳永成 有，怎麼沒有？（拍拍口袋）我都記在本兒上了。

徐同寶 怎麼？還有給咱們提意見的？這是哪個單位？

我看啊，準是電工廠，上回賽球叫咱們製革部打了個稀里嘩啦……

吳永成 沒有人給你提這個。這些意見是我親自搜集來的。你看，光顧聊了，我還得見見廠長呢。小徐子，先把材料庫的鑰匙給我。這兩天我不在家，材料庫準叫你整個稀爛！

徐同寶 你看你！吳大爺！你淨瞧不起人；真個的，你不在家，咱就那樣不負責任？（掏口袋，找鑰匙。）

吳永成 好啦，好啦，快給我吧，我得先看看倉庫去。

徐同寶 （找鑰匙，邊找邊念道）打你把鑰匙交給我，我就直叨咕着，吳大爺可是把倉庫交給我了，咱可不能丟吳大爺的臉。不信，你去查，丁是丁，卯是卯……（找不着）咦？（又找。）

吳永成 鑰匙沒啦？

徐同寶 （繼續找）哪能，哪能，怪了，剛才還放在這兒哩，還能丟？（繼續找）打你把鑰匙交給我，我就一直掛在心尖上，真的，走道兒都用手捏着……咦？

吳永成 你瞧這個叨叨勁，你倒是把鑰匙攔哪兒啦？

小秦子 你別聽小徐子胡弄你，吳大爺，還差十分鐘下班，他就跑外邊看鐘錶，再不就是掛電話。

徐同寶 你看見啦？（找鑰匙，把裏裏外外的兜兒都翻遍了，兜裏手都拽了出來）咦？我剛才還記得放在這兒，心裏還直

囑咐自己：快交總務處，快交總務處……

吳永成（眼睛跟着徐同寶轉）去啦？

徐同寶 不，不能。你讓我想想……（眼睛向上翻着，手指頭比劃着拿鑰匙的情形，忽然，一拍腦袋）喲！我把庫門忘了關啦，鑰匙插在庫門上。

吳永成 什麼？走！趕快跟我上倉庫！你淨熊我！我一面開會一面就不放心你。果不然，你還是要嘴皮子有你，幹正經事沒有你！走！你還傻楞着幹嗎？魯主任，我得先上倉庫，你要是見到廠長，說我等會兒找他。

吳永成生氣地由中門出，小徐子彙着嘴跟着。

魯主任（向小秦子）小徐子怎麼還是這樣“拉皮牽草”的！

小秦子 哼！思想有毛病唄！嫌乎管材料庫沒出息，想學技術，想上大學，想當工程師，想的可多啦。

魯主任 你這團小組長應該想辦法幫助他呀。他一打學校出來，這種思想咱也估計到。可估計不到的是他來到咱廠快一年了，還沒有使他把勞動觀點樹立起來，這就有問題了。

小秦子 怎麼個幫助法呀，小組會也開了，支部會裏也研究過了，批評檢討還是沒有用。

魯主任 也許毛病就在這兒。光是一個勁兒的批評，不進行實際教育那還行？（電話鈴響，拿起來聽）製革部，是我……廠長嗎？對，吳師傅剛回來，到材料庫去了……你等他？叫他休息一天？（笑）我看他不會

休息的……什麼？再勸他養老？現在你跟他談這個……他會生氣的……你看，剛回來就叫他養老……這個我知道，他養老期都超過兩年了……我看，他不會答應的……好吧。（掛上電話）廠長找我。小秦子，團裏對這類思想問題要好好重視。好吧，等會兒咱們再聊，我先到廠長那兒有點事。（向左門走。）

小秦子 你不知道，魯主任，我聽見有人說不喜歡咱這廠子，我就有氣！

魯主任 光有氣不行，還得有決心叫他喜歡咱的工廠才行。（下。）

小秦子 （尋思着，越想越有氣）真氣人！

徐同寶由中門上。

徐同寶 （賭氣地，把帽子向桌上一擡）真氣人！

小秦子 （一楞）又跟誰生氣啦！

徐同寶 不幹了！在這個倒霉的地方，受這種洋氣！

小秦子 （瞪了他一眼，壓制着）怎麼啦？

徐同寶 怎麼啦，你沒看見嗎？就那麼把破鑰匙，就值得那麼嘰嘰咕，嘰嘰咕，耳朵都要磨出繭啦！把個破倉庫就當是命根子似的，哼，我還瞧不起眼哩！

小秦子 小徐子，你說些什麼話！你這是什麼思想！

徐同寶 大不了把我送出廠去，正好，我另找個順心的地方去！

小秦子 （氣極，高聲地）小徐子！你這像青年團員講的話嗎？

徐同寶 (顯然叫這句話問住了，半天不言語，然後嘟囔地) 青年團員就活該受這個……

小秦子 衝你這句話，你就得好好檢討檢討！你快成二流子啦！自由主義，自高自大，挑肥揀瘦，我看你連廠長也沒瞧起眼！

徐同寶 我？

小秦子 就是你！

徐同寶 (也生起氣來) 你倒說說看，我怎麼成了二流子了？

小秦子 (理直氣壯地) 你幹活兒吊兒郎當，不負責任，這是一；一天到晚做夢，想上大學，當工程師，當專家，這是二；你不尊敬吳大爺，嘻皮笑臉，說怪話，這是三；你嫌乎材料庫的活兒丟鼻子現眼，不安心工作，不遵守勞動紀律……

徐同寶 啊，啊，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

小秦子 (一楞) 怎麼？我說錯了嗎？

徐同寶 我聽不下去，盡給我扣帽子！我不學手藝到工廠來幹什麼？沒有技術拿什麼替人民服務？別人都學手藝去啦，叫我看倉庫，我幹嗎這麼倒霉？你爲什麼不看？你敢情在製革部成器啦，可我呢？

小秦子 你……

徐同寶 你怎樣？你拿大帽子“哈”我，就能“哈”倒了？

小秦子 好，你說我拿大帽子“哈”你，好，咱們今兒個就開團小組會說說理，看你說的對還是我說的對！

(鼓着氣向中門走。)

徐同寶 (急了)小秦子!

小秦子 你有理到團小組上說去!(出。)

徐同寶 (看着她出去，無可奈何而又氣急敗壞地)哎!(坐在凳子上)
一天到晚淨是吵，淨是吵!(電話響，拿起電話)下班
啦!(使勁扣上電話。)

林彩鳳由左門上。她穿著挺新的藍制服，藍格的領子翻在外邊，
顯得格外乾淨俐落。她手裏拿著一根趕車的鞭子。

林彩鳳 (有點怯生生地)有個吳大爺，吳永成老大爺在這
兒嗎?

小徐子坐在那兒沒答理。

林彩鳳 (怯生生地)同志!(見徐同寶轉過臉)咦?徐同寶!

徐同寶 (認了出來)林彩鳳!

林彩鳳 小徐子!真巧!(握手。)

徐同寶 (握手)你怎麼到這兒來啦?(似乎把火兒忘了，忙乎騰
搬凳子)坐坐，哎呀，老同學，好久不見，(看她)嚇!
全變啦!

林彩鳳 全變啦?能變那麼多嗎?

徐同寶 你看，咱們畢業那會兒，你才……(誇張地向低處
比量着)我記得你才這麼高!

林彩鳳 去你的吧!我那麼高，你多高?

徐同寶 怎麼樣，林彩鳳，一晃兒多少日子沒見了。我
算算……(扳拉着手指頭。)

林彩鳳 (笑)怎麼，還用動員手指頭嗎?才幾天?還不

到一年哩！

徐同寶 哎呀，還不到一年，我簡直覺得過了一輩子啦！哎，你等等，我怎麼覺得好像做夢，我一轉身，你就忽然打門口鑽出來，你怎麼到這兒來啦？

林彩鳳 我來開會。

徐同寶 開什麼會？

林彩鳳 人民代表會呀！

徐同寶 (驚訝地)你當了人民代表啦？

林彩鳳 (點點頭)嗯，幹嗎瞪這麼大眼看我？

徐同寶 真的？(不發感慨地)哎！都出息了！

林彩鳳 怎麼了？

徐同寶 (不答理)咳，咳！我說你穿的這麼新鮮……可我還是不明白，你怎麼上我們這兒來啦呢？你知道我在這兒？

林彩鳳 我來找那位吳大爺，他不也是人民代表嗎？開三天會開熟了。這老人家待我真好。今晚社裏趕車來接我，正好打這兒走，順便我想託吳大爺點事，我們社裏想組織一部分人到你們廠參觀參觀，向工人老大哥學習呢。

徐同寶 怎麼，你們社……哦，你別說，讓我想想，咱們畢業的時候，我沒考上學校上工廠來啦，你……到你們龍泉村……說是參加農業生產？

林彩鳳 現在叫前進生產合作社。

徐同寶 啊！你在社裏幹什麼？社主任？

林彩鳳 社員，普通的社員。

徐同寶 (似乎寬慰了些，然而又有些失望似地) 哦，才是社員，社員都幹什麼？

林彩鳳 (微笑) 幹什麼？記賬、下地、種菜、上識字班，我能幹的都幹。

徐同寶 喝！真棒！可你都當上人民代表了，(覺得不好說) 他們還叫你幹這個？

林彩鳳 這話怎麼說，人家挑咱當代表，我還嫌不夠格呢。

徐同寶 下地、種菜，你不嫌累嗎？

林彩鳳 累？嗯，剛幹可够噲，可越幹越有勁。你呢？怎麼樣，工人老大哥？

徐同寶 我？

林彩鳳 啊！

徐同寶 (勉強地) 剛幹也是够噲，現在也……越幹……越有勁了。

林彩鳳 你現在幹什麼工作？

徐同寶 我？(似乎有點礙口) 湊付着，擺弄那麼點……技術。

林彩鳳 技術員？

徐同寶 (含糊地) 哎，馬馬虎虎吧……咱，也不够格哩。

林彩鳳 你都學會技術啦，你在哪部分？是不是你和吳大爺在一塊兒？

徐同寶 哦，是呀，在材料……材料科。

林彩鳳 材料科，是不是做皮子的？

徐同寶 (含糊其辭地) 唔，唔，材料科呀，管的面倒挺不小，各種材料，生皮熟皮……你反正說，全廠用的皮子，都打我們這兒發，也都得打我手裏過……
(避開) 怎麼樣？你當上了模範了？

林彩鳳 你猜！

徐同寶 當上了人民代表，我看也差不多。

林彩鳳 當上了全區的。你呢？

徐同寶 我？(躲閃地) 唔……我們，還沒選。

林彩鳳 可別給咱們學校丟人哪。你，我，小馬，咱們都是打小兒的同學；現在你看，你當了工人，我當了社員，小馬作了文化教師，我聽說小馬還是過去那股鑽勁兒。你——我看，也比以前進步了吧。

徐同寶 哎！比起你來，要算是落後了！

林彩鳳 你還像在學校那樣吊兒郎當嗎？

徐同寶 好玄哪，憑我，(顯然要在老同學面前吹噓一下) 我也不是吹的，就拿我這活兒說吧，剛派給我時，都說：這麼難哪，那麼重要啊。其實這麼點玩意兒哪够我擺弄的，我閉着眼也比他們幹的利索！你反正這麼說吧……

吳大爺已經站在中門口，他手裏拿着一疊單子。

吳永成 你跟那兒吹什麼？倉庫全叫你看丟啦！

林彩鳳 (看見吳大爺，高興地) 吳大爺！

吳永成 啊，你來了！(不知道先照顧哪面好) 坐坐！小徐

子！(向林彩鳳)哎，坐坐！(向徐同寶)小徐子！倉庫裏六十綑油皮哪兒去啦？

徐同寶 (一驚)什麼？

吳永成 你幹了些什麼事？我看你大概真是閉着眼看倉庫的吧！這六十綑油皮弄哪兒去啦？倉庫全叫你看空啦！

徐同寶 什麼？(下不了台地)您別開玩笑，吳大爺！

吳永成 我還有功夫跟你開玩笑？我整整查了三遍，大倉庫、小倉庫，就只差翻個過兒了。(向林彩鳳)彩鳳姑娘，你看看，這哪叫做幹活，這哪是幹活的手！才放他看三天倉庫，他就把倉庫看丟了一半。

林彩鳳 (恍然大悟)啊！

徐同寶 (抓起帽子向外跑)我去看看去！

吳永成 你回來！(抖擻手上的單子)這還有一樁，(指著手中單子)這製鞋廠要的牛皮，怎麼今兒還沒送？這不要耽誤生產嗎？

徐同寶 已經……(羞愧難當)什麼？(抓過單子一看，楞住了)哦，怎麼回事？(臉上直冒汗)呀！壞了！我把油皮當牛皮送走了。

吳永成 什麼？你……

徐同寶 (擦鼻子上的汗)就這張單子，這不是六十綑牛皮……(找藉口)哦？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油皮呀！

吳永成 你看清楚了還會錯？(氣得亂轉)哎！我真胡塗！我一邊兒開會，一邊兒就不放心你。(敲自己腦袋)我

錯，我錯。

徐同寶 (知道出了亂子了)吳大爺！

吳永成 (抓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接製鞋部王主任……王主任嗎？我是材料庫老吳……是我啊！才剛回廠。我說，送材料的車到了沒有……怎麼還沒到？(向徐同寶)什麼時候送的？怎麼還沒到？

徐同寶 用手車送的，廠裏汽車上工地去了。

吳永成 (向電話)我說，王主任，出錯啦！我沒在家小徐子把油皮當牛皮送出去了。這都怪我大意……什麼？這批牛皮今兒晚就用？緊急的活兒？(摸懷裏錢包)哎呀，這不要耽誤嗎？糟！糟……好……就這麼辦吧。哎，不行，汽車沒在家，我問問能不能叫汽車回來……好！(掛上電話，向徐同寶)你看你，鬧情緒，鬧情緒，不安心工作，你呀，哼，我看你什麼也幹不了！

林彩鳳 吳大爺，會耽誤生產嗎？(回頭看看徐同寶。)

徐同寶不敢正眼看林彩鳳。

吳永成 你問他去。不行，彩鳳姑娘，我得找廠長去！

魯主任由中門上，幾乎和吳師傅碰個正着。

魯主任 喲！吳師傅還沒回去？

吳永成 我回去什麼，出亂子啦！這兒簡直把生產耽誤了。他把油皮當牛皮送製鞋部去了。

魯主任 什麼，把料送錯啦？製鞋廠這批活後天就要啊，連這樣都够緊的了……廠裏車呢？得趕緊把牛

皮送去啊！

徐同寶 車上工地啦……

魯主任 這個節骨眼趕的！我看向電工廠借個車吧。

(撥電話)電工廠林廠長嗎？哦，孫秘書，我是製革部姓魯……對，你看，我們想借你們卡車用用，我們車沒在家……什麼？送貨去啦？一輛也沒有？……好吧。(掛上電話。)

林彩鳳 (挺身而出)吳大爺，大轎轎車行不行？

魯主任 大轎轎車？(看看鐘)還行，上上貨，緊跑，得一個鐘點……

林彩鳳 這樣吧，我們車在外邊，交給我們吧。

吳永成 你不着急回去嗎？

林彩鳳 這是大伙兒的事，比我回去還要緊，去拉車進來吧。

魯主任 好了，總算解決了。咦，可是，(問吳永成)這位是誰啊？

吳永成 林彩鳳同志，人民代表，前進生產合作社的模範，我的好朋友。好，咱走吧，彩鳳姑娘！

林彩鳳 走吧，得趕緊些。(在徐同寶身邊停下，誠懇地)小徐子，你要好好改改你的毛病啊……

徐同寶不語。林彩鳳與吳大爺向左門走，林彩鳳下，吳大爺忽然在門口站住，又回過頭來。

吳永成 不行啊，魯主任，光咱幾個人上車，多會兒才上完，製鞋廠離咱又這麼遠，下班的工人大概都走

光了吧？

魯主任 走，咱看前邊有沒有人？

小秦子由中門上。

小秦子 魯主任！我正找你，我跟你說，小徐子……我們團員要開會。

魯主任 開會？團員們都在哪兒？

小秦子 在團支部，我好不容易找齊了。（看了看徐同寶）魯主任我要向你說，小徐子太不像話了。他對工作一點不負責任……

魯主任 （看了徐同寶一眼，徐同寶低下頭）這對，是不負責任。你來的正好，你去把團員都召集到材料庫去！

小秦子 在材料庫開？

魯主任 不，現在有個緊急任務，要把六十緇牛皮上上車；最好咱們爭取在十分鐘內幹完，你去跟大家說說。

小秦子 怎麼啦？我不大明白。

魯主任 等會兒就明白了。快去吧！這事要緊，一分鐘也不能耽誤。

小秦子 （想了一下）那好吧。（要跑，又停下）可會還開不開？

魯主任 要開，這回得好好開一次。快去吧！

小秦子 好，我去！（看了徐同寶一眼）哼！（由中門下。）

徐同寶 那我也去吧。（也向中門走。）

魯主任 （看見徐同寶向外走，招呼住他）小徐子，你等等！

吳永成 對，魯主任，你和他說說吧，這孩子也太叫人